

物是人非

冉波◎著
现代都市小说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一部描写小城市平凡人物的粗糙人生。用调侃、讽刺、幽默及细腻的语言，描绘平起和他的朋友们离开小城南下追求大城市的繁华生活，及各自跌宕的生命轨迹。

冉波

现代都市小说
／ 冉波◎著

物是人非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物是人非 / 冉波著. — 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
2016.4

ISBN 978-7-5472-3113-5

I. ①物… II. ①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90723 号

书 名: 物是人非

作 者: 冉 波

责任编辑: 钟 杉 陈 昊

出版发行: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 印张: 13

字 数: 220 千字

定 价: 38.00 元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电 话: 0431—86037451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jlws.com.cn

封面设计: 有 森

选题策划: 文豪社



连日的大雨下得人心里发烦！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雨呢，你说他怎么就下不完呢，没完没了地下，没日没夜地下。看来他是懒得管你了，只想顾得自己的尽兴。像一个小孩样儿只顾着自己的情绪或有没有情绪，情绪一来就只好由着他自己任性了。你一点儿办法都没有，你祈求他叫他莫下了那可能是不行的，他或许心里还烦着你，什么都管，都不肯让他舒舒服服地整一回。又或者叫他莫下了留一些下回再下嘛，万一第二天想下了却又没有了呢。他只会烦你一眼，不喜欢你所谓的计划。他做事从来不计划，条条框框地惹人烦。你只有组织更多的人去祈求他，设神坛不是祈雨而是祈旱，让他莫下了。他天天下，你就天天劝，人又多一个不停地劝。总有一天他自己也烦了，让你们莫说了，再玩最后五分钟。这五分钟可能是五个小时，他的话是信不得的，除非你不停地看着表不停地提醒他，自己说的话都不作数吗？他才会恋恋不舍地离开那只水龙头的。

我敢肯定管这次下雨的一定是个孩子，是个新手。你看他嘛，只知道一个不停地下，一个节奏地下，一点儿心机和阴谋都没有。他应该猛地下一阵子，让那些想出门的漂亮女士们男人们意兴快快，只好在家里干坐等雨停，特别是某些已经约好会的人。心里老想着约会什么事都干不好了，什么事也都不愿意去干了，巴巴地一会儿望望天，又心绪不宁地一会儿看看表。百无聊赖地照着镜子看衣服整洁不，头发梳好了没，露齿微笑的门牙是不是也很干净。其实都照几百把遍了，甚至于专门为一根头发去找出了剪刀，

那根头发就是反正不管你怎么压着，一松手它又翘了起来，高高飘扬。像某个神气十足的领导，好吧，一剪解气。这些都还记得，才刚刚的事，可忍不住又去照了一遍，才又想起穿那件蓝色上衣配这条裤子更好看一点儿，又去急急找来换了，暗自庆幸好在对着镜子多次地检查。可一照又觉得没原先的那件好，磨磨蹭蹭半天才又去换过早先的那件。又想起刚才剪指甲的时候指甲好像掉在了地上，感觉好像拣了起来又好像没有，于是在刚才坐的地方蹲下去四处查找，可又想起莫把裤子蹲皱了，赶紧站了起来用手直拉抻裤管。

一抬眼向窗外望去，嘻！天放晴了，甚至于还有了一缕缕温温柔柔的光。兴致盎然地出门去，想着心里的他（她），心里就像着了蜜糖一样甜得发腻。雨后的天空真好，空气清新，地面洁净，天边色彩湛蓝湛蓝，一切都像是洗过了一样的干净清爽，其实也就是洗过了的，都洗过很多天了。相见的情侣也被这几天的雨憋坏了，憋着说不完的话儿。有时，我会想牛郎与织女这一对怨侣一年仅见一次面都在做些什么呢？我敢打赌他们什么都来不及干，就是不停地说着话儿，如果他们像传说中那么相爱的话。凡是相爱的人在一起都是不停地说着话儿和不停地傻笑的。不管你有多聪明多冷静都会是这样，当然我是说真正相爱的人。他们会觉得不干事又干吗呢，如果你告诉他们你只是想约会出来说说话儿，他们会笑你的，真的，我敢肯定。一年只见一次而且还只有一天，这也太残忍了吧，老天爷也太不善良了吧，不过还好他们可以活得足够长，日子还在后头呢！

在差不多的时候，等男人假惺惺的关怀还没完全和盘托出的时候——男人擅长嘘个寒问个暖的，擅长把你身上的某个也许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疤痕问个究竟，一副庄严肃穆深切关怀的样子，指不定他自己都直发笑。如果你刚好新近又添了一个伤疤，谢谢老天，简直就相当于给他搭建了个平台，添了一个没完没了关心你的平台。怪你不够小心啊，弄得他心里怪疼怪疼的，一会儿又怪自己没把你照看好啊，对自己不肯原谅的样子——撕扯自己的头发。其实关他什么事，你只是拿文件时不小心碰了办公桌的桌角一下，他都不在。但他敢于关心勇于关心，他有把握你不会腻烦，他更有把握的是即使你腻烦心里头却还是甜的。就在这个当口，你就使劲地下，绝不来假惺惺的那一套，一瓢一瓢地泼，再不就一桶一桶地倒，让他说！卯个劲地倒，直浇得一对对神经兮兮，慌里慌张，个个落荒而逃。你说像这样的下不是更有意思，哪像你这样只知道毫无变化地一个劲傻下。真的，我保证我不

是心里阴暗，我有时还有点儿阳光的，我只是觉得这样有意思些，是不？

窗外大雨如注，天黑渗黑渗的，那傻小子还在一味地蛮干，白天都要开着灯。不过也怪我心里其实是悄悄地喜欢的，就像我悄悄地喜欢那个爱发脾气的女孩一样。她原来住的地方我知道，离我家不远，运气好的时候还能面对面遇上。长得又漂亮又健康，我是说比多漂亮的还要漂亮些。都不好形容，主要是我烦用那些脸似银盘，柳叶弯眉，还有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之类的话。用这些话的时候就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了，即使还有一点儿，感觉上也是要被用没了。反正就是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，或者只有那么漂亮了！嘿，我想我终于表达准确了。走路的姿态也很好看，有一种我不太了解的律动，反正就是她走在那里边，那树啊，草啊，几十年的烂房子啊都跟着她成为了风景。我每次碰到她都很紧张，如果有选择我宁愿从另一条路过去，然后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悄悄地望她，这样心踏实些不至于跳得那么快，有时快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，怕被她听到。而且她又是那么爱发脾气的，其实她爱不爱发脾气我根本就不清楚，我是听小强给我说的。但是我想象她那个样子要是不爱发脾气也太不应该了，让那些又难看又爱发脾气的女人怎么看你呢，情何以堪呢？是不。

一般又没有其他的路，我就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了，我能感觉到头皮麻麻的，也没什么表情，还可能恶狠狠地看她几眼，像她欠我什么似的，又或者有几十年的家仇。唉，唉，我的那颗脆弱的芳心肯定是被她整乱了。她倒是有时微笑一下，温温和和的，让你看不出其实她就是爱发脾气的。过后又多后悔，骂自己神经病，胆小鬼，使劲扯自己头发。我想我还是应该去给她表达了好，这样子下去我会生病的。真的，也许只怕已经病了。往往是这样，你打定主意要去完成某件事时，而且是鼓足勇气顺便把自我都战胜的时候，这个事却没有了，就好像事的本身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无处下口，着不出力来。好多天都没遇到过她了，准确地说是好多天都遇不上她了。如果为了好玩，非要用结绳记事的方式，估计我连最后一根皮带都穿不成了。

突然的一天，我们遇上了。那时我都很记恨她了，多了不得哟！碰都不让我碰上。想着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天天盼望与她相遇，刚开始的盼望还很正常，一边给自己鼓气，一边充满着激情，生出了许多的憧憬。竟不遂愿。就开始自己发狠，又想着自己一片的倾心，猜度她的无所谓就愈发发狠了。其实发狠自己心里也难受，就开始迁怒于她，慢慢地就恨起她来了，到再次遇到她时都恨好些天了。唉，我大概真的是病了。及至相见心依旧砰砰

地乱跳，顾不上它了，它跳它的，坚守着冷漠的面容面对面地走了过去。

“你好。”她微笑，牙若银贝闪。

“你好。”张口结舌的，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要搬家了，搬到南方很远的地方。”

“哦，要搬家了，要搬家了，”我讷讷自语，“搬多长时间呢？”

她笑笑：“什么叫搬多长时间？不回来了，搬到南方，永远。”

她还笑，还那么轻松，老子差不多都要哭了，她还轻松地笑！我赶紧掩饰冷静地问：“要我帮忙吗，要不。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，真不用了，小强我原来骂过他的，家都已经搬好了，他们早去了车站等我。”停顿了下，又说，“你们是朋友，但小强人品有点儿问题的，你可注意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”

她从我身旁过去，丢了我一眼，怅然若失的。我木然地呆立着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我倒真有点儿要哭了，回想不起到底是不是真的哭了，好像是哭了，又好像没，反正眼底有泪，这我还记得，不要赖还很清晰。过后几天后遗症出来了，茶饭不思，闭门不想出，想着自己无尽无边的心事，谁人也不太搭理。如果有人看了我的背影一定会说我怅然若失的，缺点儿口德的直接说我就疯了，整天失魂落魄的。我有个结，那一眼在我心里像幻灯片一样放映了几千几百次了，我闭着眼都能看到她的那一眼。我恨我自己的那些恨，我也恨我自己当着她的面怎么没有哭出来，甚至如泣如诉地表达点儿什么。如果那样做就好了，我也就不会生自己这么大的气了。即使为了可怜的自尊，我也应该怀着惋惜心情与她做依依的惜别吧？我的表现真是太差了。我都羞于告诉你，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。唉，真该问问她在南方的地址。可惜我鼓的许多的那些气了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她还好吗？

看来这个雨是不得停的了，它倒是很如泣如诉。我都抽很多烟了，现在又燃起一根，看烟雾的变化，一个人静静的时候我喜欢看，喜欢它的姿态万千虚无缥缈。不过，现在我饿了，我都记不起我是多久没吃过东西了。真的很饿了，可是又不想动。这鬼天气让一切都迟钝了下来，除了他自己。目中所见，见不到任何主动想动的东西，噼噼啪啪的树木也是因为雨水的作用被动地弄出声响，我想它自己也是不愿摇动的，摇了也没人看。墙上的时钟倒还在转动，我要是它，就不会转了，转了也没啥意思，多一小时少一小时的，还不如待着，是不。但我绝对不会去问它，绝对不会去问的，你如果不小心去问了，或者感叹了下，哪怕只在心里无聊时感叹了下——

时钟真是任劳任怨啊。被它觉察了马上就会骄傲地告诉你，这是我本职工作，我热爱我的本职工作，你只有吐的份儿。我真的饿了，不动不行了，再不动就容易永远不动了。

去厨房看了看，空空如也，打开冰箱，亦空空如也。其实也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是不愿提及，提起都想吐，别说闻，想起那味道就想吐。我故意看都不看那几袋方便面，一把关掉冰箱的门，告诉自己什么都没有。来到客厅喝了点儿水，从客厅的窗口望下去，这边的街道倒还热闹些，有了依稀的行人。天还是很阴暗，一个个子高高的男人穿一件黑色的雨衣，黑色的雨靴，手里把着而不是提着一个用塑料布包着的東西，足有个篮球那么大。步伐沉稳，腰笔直笔直的，不避沟坎，不避积水，踩上什么是什么，反正就是挡不住地疾步而去。天太暗看不清面目，不过，我喜欢他的这个样子，我喜欢坚毅果敢的人，我想要是我有这么个哥哥就好了。

宫保鸡丁，突然想吃宫保鸡丁，又想起有一家宫保鸡丁做得特别好吃，就离我家不远。不想起还好，一想起就觉得什么都不如它了，一心就想吃到口。穿着短裤趿着拖鞋一手拿雨伞另一手去支开门我就出来了，用脚后跟钩住门关了过去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是应该学会更有教养地去关门的，我想。

外面空气真是好极了，我连着深深呼吸了好几口，由鼻至喉至肺一路温润而清新。振奋了不少的心情，又想着那盘红红亮亮的宫保鸡丁，遂笑逐颜开地一路颠了过去。店面不大，可以说很小，在一条巷子的中间。老板娘还是旧日整齐俊俏的模样，坐在正对门口的椅子上，望着外面的天。

“你来了，喝什么茶，坐，坐，坐。”老板娘起身让座，笑脸相迎。

“嗯，早就想来了。”店里一览无遗，没一个客人，“怎么，就你一个人，你那跑堂的老张呢？”

“打牌去了，他不打牌还能干什么，喝什么茶？”

“碧螺春，你知道的，来个宫保鸡丁和一盘凉拌猪耳朵。”我坐在刚才她坐的位置上，视线好，可以像她一样没事看看外面。

“好的。”她沏好一壶茶，拿一个茶杯放在餐桌上说，“刚刚泡上，我等会儿给你倒。”说完后报一个微笑。

“呵呵，不用，你忙你的吧，老张不在，我代替他自己跑自己的堂。”

“呵呵，那委屈你了。”她说完，就转身去了厨房。

厨房就在后面，以一扇玻璃门相隔，好像这样的店一般都不会用玻璃

去隔厨房的。但凡有点儿经验的用餐前都不会去厨房参观的，怕自己回来吃不下。当然更不会傻到饭后再去的，怕吃回来的不小心又吐了回去。为免不慎误入，大家才都挂出了“厨房重地”算作温馨提示，充分考虑到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。不过我觉得“厨房重地”或“厨房禁地”类的字样有点儿过于严肃了，像“军事重地”一样容易让人紧张，让人不安，应直接挂一句“君子远庖厨”。这多亲切多自然，是不。相较而言她对自己的厨房显然有着相当的自信。玻璃门透亮透亮的，别说油污，直后悔不该用这样严重的字眼，觉得有点儿对她不起，那确实是连一点儿的尘埃也不曾有，无论老的和新进的都没有，透亮得很。案板上也是，灶台也是，厨房的地板外面的地板也是，桌子也是，椅子也是，反正目之所及干净至极。看着自己前天的衣服都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坐在这里了。仔细地倒着茶生怕溅了出来，问她领了个烟灰缸才敢把烟摸了出来点上，抽一口又赶紧放回烟缸夹烟的地方，怕万一拿在手里抖落了烟灰。

呷一口茶，有点儿滚烫，包在嘴里慢慢地下咽。沁人心脾的香啊！深吸一口气，又抿一口在嘴，闭上眼睛享受着一个姑娘似的碧螺春，身心俱泰。看着门口外面的巷子，雨似乎小了很多，傻小子也玩累了吧。对面屋檐滴下的雨滴也不似刚才连珠一般而收敛了不少，朗朗的乾坤任谁也没有这么大的冤情非得一直号哭下去不可，是不。只专注地看一条雨滴的落下还是蛮有意思的，计算雨滴落下的时间，又计算两颗水滴相差的时间，看看它们落的是不是同一个地方，有没有谁调皮故意歪落了，不肯去大伙儿都待的地方，或者溅起的水花是不是比前一个开得更大一些。雨滴一滴滴地依次落下，秩序井然。总看不到前一滴落下的愿意回首与它的后一滴结伴而行，或者即使不回头而只在生命之中肯停歇那么一下，也就有了相伴相拥的机会。干吗一个二个的非要那么着急火燎的呢？也许它有它的想法，它有它自己喜欢的吧，它紧紧地追随着它的前者，大概粉身碎骨它也还是会这样追随的，命中注定一般，你追随着我，我追随着他，他又追随着他。反正就是大家都没有追上就同归一处了。

“等久了，等久了。”老板娘一双手就把两盘菜还连带着碗筷和酒杯都捧了出来。

我并不诧异她是如何做到的，我知道你也不会去诧异的。看着热腾腾的菜我来了情绪，有点儿想喝酒了。我想把自己喝得约有点儿醉又约有点儿清醒的样子，在这样的天气听着雨声沉沉睡去，睡他个地久天长。

“你喝酒不，喝什么酒？”老板娘俊俏的模样带着甜甜的微笑，很耐看的。

“要喝，就喝你老张泡的酒，比什么酒都好喝。”

“好，老张还有一点好，不过他可能也就只这一点了。泡的菜，泡的酒都很好的。”

“呵呵，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，你说得不够全面，说漏了一点。”

“真的，从来没有责任心。就没看到他管过谁，心痛过谁，渣渣你不知道啊，没责任心的男人是最可怕的。你说，还有哪一点说漏了。”

我小名叫渣渣，为了好带起个贱名，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你。“呵呵，”我先笑了，说，“是的，他泡的菜好吃，泡的酒好喝，都不如他泡的人好啊，他本事多。”

“你说什么哟，我也没哪里好，不过配他还是绰绰有余的。”她说得轻蔑，嘴角动了动，似乎有相当的委屈。

我想她与老张大概有点儿什么问题吧，就不言语只吃起东西来了。手艺真真的不错，色香味俱佳，就是最挑剔的客人来了也只有吃的份儿没他说的份儿。如果不是怕她会抱怨老张影响我心情的话，我是一定会邀她过来喝几杯聊聊宫保鸡丁的。听人抱怨是需要勇气和耐心的，真的，尤其是抱怨一个与你不太相干的人，你不光听还需装出极大热情与她同声共气以营造更良好氛围，让她的怨充分抱到你这里来。而往往也是，一旦抱了就没个停止。出于该死的礼貌，你是不便去打扰或干涉而辜负人家这番信任的，不过，这说不定仅仅是你的自作多情。她倒不在乎信不信任的，今天给这个抱，明天给那个抱，不是拿给你抱，要是那样你还高兴了，是抱她自己的怨哈。朋友，那你就听吧，认认真真地听吧，还能咋办呢？

她拿了条洁白干净的毛巾擦了擦我对面的椅子，又把擦过后还是同样洁白干净的毛巾放回去挂好，才坐了下来。那擦桌子的抹布大概是比我洗脸的帕子都还要干净的，呵，心里直骂娘！店里一切都干净得要命，随便坐哪里都很干净，直接坐下就好。女人的洁癖有时真让人莫明其妙！

“好吃不，茶凉了没有，要不要加点儿热水？”她坐我对面热情地问。

“好吃，好吃啊。”又想她是不是有点儿无聊了，也着实无聊，就我一个客人，老张也不见，“嗯，茶是有点儿凉了。”也没喝几口，又赶紧倒出来喝了一大杯，热得烫舌。

她倒是有点儿高兴地接过茶壶续水去了。凉拌猪耳朵里的红油有种特别的味道，一种特别的香，就像你记忆深处某次特别的香那样，不知道她

是怎么炼制的。

她又与我倒好了茶在我对面坐下，“红油是不是很香的？”她问我。

“是啊，是很香的。”一点儿不违心。

“当然了，我家传的手艺。我父亲原来是专门为某个大领导烹制川菜。”

“哦，难怪都这么好吃，原来是有根基的，家学渊源啊。你也可以骄傲地告诉别个我爸是某某某，就像我爸是李刚一样。”

“呵呵呵，呵呵。”她笑了，笑起来还是挺好看的，叹一句命不由人啊，就不说话了，怔怔地看着我吃饭。

但凡有点儿同情心的人都不习惯人家看着你吃饭的，而且还是面对面地坐着。“干脆你也喝点儿酒吧，放心我请你喝。”我说。

“那多不好意思，你自己喝吧，我看着就好。”

“一起喝点儿吧，反正我一个人喝着也是无聊。”说着就准备去拿杯子。

她连忙起身按住我的肩：“好吧，好吧，我去拿，看你无聊就陪你喝点儿吧。”

她拿过碗筷和酒杯坐了下来，我站起身来与她满上一杯酒，顺便把那两盘菜往她那个方向推了推，说：“你也吃点儿，我们边吃边喝，呵呵，像自己家里一样别拘束，不用客气。”我反客为主地劝道。

“哈哈，你倒挺会说话的，”她边说边端起酒杯说，“来，我敬你一杯。”

她聊到了她父亲，在女人心中第一个大概能让她佩服的男人总会是她的父亲吧。当然这个父亲得有那么一点儿本事，值得她与人提及。讲她父亲受八方邀请表演或传授他的川菜技艺，也讲她父亲性情刚直暴躁，不知变通，无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后来，她见我问，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我又给她满上。她稳了一下情绪说：“后来，还不是因为你们男人常犯的错误，被打回了原籍，最终连工作都没有落实。”

“呵呵，这倒有点儿意思，是怎么个男人问题呢，与人家三姑娘还是四姑娘呢。”唉，我想我还是没有摆脱这样的低级趣味，一听到这类问题就感到了兴趣。

“你看吧，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”她又端起酒杯干了。

我直后悔肯定是我兴奋得都溢于言表了，被她看了出来，骂自己装个深沉都不会。再问她，就不肯说了。又一起喝了两杯酒，我直夸她菜做得好，说她肯定是得到了她父亲的真传，她却再也不提及她父亲了。

她扭头向外看了看天，突然问我：“你说，男人最重要的是不是应该有

责任心？”担心什么来什么，一般都会是这样的，一般都是。我没答言，装着没听见，或起码装着没听明白。她可不管，又问：“他天天打牌，只要一有空闲就打牌，输不少钱，他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像你说的，像他这样的男人有啥意思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点的。”一般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其实更想说的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的。但那样只会把她带入缺点，可我现在只希望她想起老张的优点，你知道原因，是不。“像你说的，我真是摊到了。”她又来了。

“来来来，我还没有敬你酒呢，我们喝一杯不去想这些事了。”

“哦，好的，他一天什么都不干，这也干不来，那也干不来，这些我都不管他了，只是天天赌钱天天输钱谁受得了？别人都说男人是女人的肩膀，我自从嫁给了他从来就没靠过，靠也靠不到的，像你说的，这样的男人要来干吗呢？”

搞得我心烦意乱又莫名其妙，什么像我说的，我可什么都没有说，怎么老是说像我说的，好像我也在跟她抱怨着同一件事。不过，她一旦用了像你说的，我倒不好反驳她什么了。想想人家都同意认可了你，用你说的成衡量事物的标准，你还好意思不跟她站在同一边吗？而且明摆着的，道理都在她这一边。当女人愿意讲道理的时候，很显然你就是输着理的，如果她自己觉得输着理才不会跟你讲什么道理，会直接来一句：“你不爱我，都不肯让着我些，一点都不像别的男人那样会将就老婆。”聪明点儿的会就此打住，道理赢了是没有用的，还输着情理呢，检讨一下自己心胸狭窄兴许会好一点儿。当然还要看惹得毛不毛，是高兴当场原谅你呢还是留察以后的表现才肯原谅你呢，朋友你祈祷吧。通常认点儿错是有益于促进感情的，但她们又很挑剔，对那些有事没事就爱检讨认点儿错的人，她们也不太爱去搭理，没脸没皮的，觉得没了尊严，没了男人的感觉。搞不懂她们。

“你说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呢？”她又喝了一杯，自顾自地说，“我怎么就那么命苦呢，你说。”

妄图挡住一个充满牢骚的女人大概是不容易的，幸好传说中的大禹教给了我们智慧。我说：“还想吃个水煮肉片，你做一个嘛。”

“哈哈，只要你高兴，算我送的。”

看着她进了厨房才想起还没喝两口酒呢，远远未达到晕乎乎的预期。悄悄给自己加了量，隔空喊一句，“辛苦你了，我敬你一杯。”就干掉了。又满了一杯喊一句，“你真的很能干，老张有福。”又干掉了。两杯急酒下肚

心都被拓宽了不少，眼前一切又都变得那么美好了。站了起来走到厨房的玻璃门边，嚷着要帮她端菜。

“不慌，不慌，马上就来了。”她笑颜如花，捧着一白瓷的汤钵走到了门口。

我替她拉开玻璃门侧身让她先过去：“好香，好香，你真是太能干了，难怪老张输钱，运气都一次性消费在你身上了。”

“你又打趣我。”她侧身啐道，“来呀，快来呀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”

她的背影也很好看，头发挽一个髻，身材苗条而匀称。走着小碎步轻轻地把东西放下，扭过头来叫我：“快来吃啊。”

“嗯，好的。”走到她身边，从她背后绕了过去，嗅到了她丝丝的发际清香。我想，我大概是有些醉意了。

“老婆，老婆，我回来了。”老张进了门一脸的歉意。

“哪个是你老婆，你还有老婆吗？你还知道回来，我以为你死在外面了呢。”

“我死了你不心疼吗？”老张涎着笑脸。

“滚，滚，滚远些，巴不得你死在外面，你死了老子才是解脱了。”

“莫也，老婆，渣渣哥在这里，给个面子嘛。”说着与我打了招呼，丢过一支烟来。他爱哥天哥地的，其实比老子大得多。

“过来一起喝一杯，老张，刚才与嫂子喝酒还说起你，说你泡的酒好喝。”

“好，好的。”他一屁股就坐下，坐在他老婆刚才的位置，“渣哥，今天兄弟高兴，我们多喝几杯，菜不够叫我老婆整。”他倒是脸皮厚得没了边，老婆不整他就算好的，还整菜呢。又见他老婆盯着他，赶紧腾出位置双手接迎着，嬉笑道：“来，老婆大人先坐。”

“滚，滚远些，老子见不得你这副德行。”一扭身挨我旁边坐下。

“我还真饿了，狗子的老七输了不想走。”一筷子夹了两块肉片放进嘴里，又噓噓作响，“好烫，好烫，烫死老子了。”又团团嘴稳稳了神，吧嗒吧嗒地嚼了起来。

他老婆看着我摇了摇头，眼底一汪汪的水。复又回头狠声道：“你啥东西，小的时候你爹妈没教过你吗，没教养的东西。”

“莫那么大的气嘛，来，渣哥，我敬你一杯。”还没容我端好杯子，就一口见底，又把杯子倒转过来不停地摇晃。

“好，老张，我们喝，女人说的话有时别那么当真地计较。”

“我懂，我知道她心里是疼我的，老婆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”说着从

衬衫上面的口袋掏出一个首饰盒，“啪”地一声用两指压在了桌子上，说，“老婆你猜，买的什么？”又见老婆没什么反应，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就没有了刚才的神情，边自己笑笑，边拿起盒子，嘴里还念叨“你猜嘛，你猜嘛”就打开盒子在他老婆面前晃，“喜欢不，喜欢不？”

一条铂金的项链。“莫拿这些哄老子，我对你永远都只有这个印象。”他老婆不为所动地说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改，我一定改。”说着把项链放在了桌上，过一会儿，看他老婆气色缓和了些，就把项链往他老婆那边推，仿佛是在自言自语：“别人都说好看，我想我老婆带上绝对比谁都好看。”又端起酒杯，“老婆大人我们也喝一杯。”她厌烦地看了他一眼，见他一直端起杯子不肯放下，才慢慢地摸起自己的杯子浅浅地抿了一口。

“跟你商量个事，”他夹着菜并不抬头看他老婆，明天给我拿两千块钱，老七输了。”

“给你脸不要脸，少跟我扯，老七输了关你什么事，没得。”

“他输了不是在我这里借的嘛，过两天就还给你。”

“鬼知道怎么回事，上次你的钱呢，反正我是没得。”

“这样说就没有意思了，上次那钱你妈看病不是在我这里用了吗？”

她突然厉声道：“老子辛辛苦苦，我妈用点儿钱怎么了？你说，我妈用点儿钱怎么了？还没意思，我早就觉得没意思了。”

“我没其他意思啊，是该用嘛，我只是解释解释。”

“你解释个屁。”她抓起桌上的项链就朝他脸上摔了过去。

从来没一个店里会认为客人是多余的人，很不幸我感觉我现在就是。我拿出几张钞票放在桌上用碗压住，别指望我会告诉你多少钱，我是不会说的，考虑到中国的物价说不定你去的时候都涨好几番了呢。免得心里骂我写个什么东西还打些没信誉的广告，这多不好，对不。“有事好商量，有事好好商量，别这样。”说着我就逃了出来。背后只听到老板娘喊道：“你别生气，我不是针对你的。”

雨是住了下来，一腔悲情也抗不住时间终至淅淅沥沥的了。这样的醉意正好，幸好偷着喝了两大杯，对不愉快的事情忘却甚快或根本就没有不愉快的事情，眼前的一切满是生趣。微风携带着细细的雨点刮在脸上清丝丝的，甘甜的，心旷神怡一般。巷子不宽还铺着过去的青石板，中间约高一些，两边低一些，成一个优美的弧度。雨水冲刷过的板面干干净净，板的缝隙

之间也生了不少新鲜的青苔，嫩绿嫩绿的。两旁都是传统的建筑，一楼厅堂，二楼阁楼，再往上就是清一色的灰的瓦，瓦檐下还缓缓停停地滴落着雨珠。道路并不是笔直的而是蜿蜒着，似乎有着无尽的忧郁和哀愁。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，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。”不由吟起了这诗，想起那绝美的哀怨的丁香姑娘。“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，丁香一样的芬芳，丁香一样的忧愁，在雨中哀怨，哀怨又彷徨”我也希望逢着，我保证只静静地欣赏绝不乱说乱动。默默行着，冷漠，凄清，又惆怅。她静默地走近，走近，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，她飘过，像梦一般地。越来越凄楚哀愁了，我都有些念不下去了，眼里有了泪水只反复地念着“像梦一般地，像梦一般地”。心中郁结极了，胸口也闷极了，像有一块巨石压着，扶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吸着气，背脊发出微微的汗来。

一读这诗就想到诗人最后的自杀。如果你留意就会发现似乎有一类人就是为自杀而生的，生的同时就为将来这一举动做着时时的准备，由生至死，生是铺垫与过程，死才是目的与结果。对于他们而言生命本身就是很讽刺的。如此纤细而敏感的心在现实中是容易疲惫和厌倦的，几番的不成功但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他一定成功了，他的准备会让他最终与你作别，灿若烟花，一骑绝尘而去。绝了那恋恋的红尘。我相信他们一定获得了永生，不容于当世，必容于另世。不是常说上帝关了门就开一扇窗吗，或者关了窗就开着门吗。嗯，他就是不肯同时开着，大概怕着了风寒。

回来后已没有雨声了，想点儿心事却连头都还没开就睡着了，那一晚睡得很好，借着酒力一个梦都没做。

一早就来到了公司，我来公司是准备辞职的。没有什么，只是觉得与老板的性格不太相合。公司也与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我有时候会把想象当成现实，不狡辩我得承认，这样不好，我今后改哈。从门背后取下擦桌子的抹布，打好了水，我就开始认认真真的擦了起来，不是表面的认认真真，而是真正的认认真真。桌子表面上有些老的脏的痕迹，我都用裁纸的小刀小心地一一剔除，像个艺术家一样地小心。或像一个姑娘捏着针尖与情人挑着脸上的粉刺一样地小心仔细。又换过水来把桌子的腿、背部、自己坐的椅子都擦得干干净净。只是椅子的扶手有些松动，这也没法，得允许一部分人喜欢坐在扶手上跟你聊天说话什么的。看了看同事的办公桌，这家伙比我好不到哪里去，心里倒过意不去，觉得欠他什么。也就认真地擦起他的桌子来了，只是由认认真真变成了认真，由艺术家变成了匠人，失了对作品

的热情。快到九点的时候，我已经拖好了地板，给自己泡好了茶，假模假样地翻看着公司的文件。

“早上好，平起哥，你今天来得够早。哦，哦，谢谢你把我办公桌整得这样干净，你真是个优点不少的人。”

“早上好，吴念。”我坐在那里翻我的文件，甚至都没有抬眼看他一眼，我懒得看他的笑容。这家伙虚伪得要命，整天都是副虚假笑容的模样。喜欢去发现别人的优点当面夸奖，却从来不背后夸奖。八面地恭维人，要不就拍拍你的背和肩膀，说你衣服上碰着灰了。与领导一起打牌，他倒是四处张罗却从来不打，只上家、下家地看，然后站在领导背后指一下或点一张牌，又不动声色地挨领导旁边坐下直夸领导手气好。刚开始同事都很喜欢他，尤其得女同事的欢心。后来慢慢就有些疏远了，狗子现在出来混的没一个是傻的，都猴精着。不过，他却常常讨厌别人虚伪和巴结领导，看到这种不良现象他就会义愤填膺地与我说一下，他不与其他人说，与其他人他永远只有那张笑脸。有一次我问他，那一次是因为岗位调整的事，他是有机会的，后来被另一个同事抢了先。他就告诉我那个同事如何如何巴结领导的，又羡慕人家家庭有钱可以给领导包一个大大的红包，这倒是真的，现在的社会谁都清醒，眼睛都睁着呢，不好糊弄。又怀疑人家老婆与领导有一腿，说看着他老婆陪领导跳舞的，跳着跳着都抱一起了。话还没说完，那个刚提了的同事就进来了，一屁股坐我扶手上说：“平起，吴念，晚上我请同事吃饭，都给个面子啊。”吴念立马就从他办公桌凑了过来，又连忙递烟，掏出打火机与他先点上说：“唐哥确实有领导风范，大气大方，是不，平起哥。”还没等我说话，老唐从我扶手上站了起来说：“吴哥，别客气，我们兄弟还客什么气嘛，是不，刚才我在老总办公室，还听他夸你做事有分寸，叫我向你学习呢。”“是吗，是不是哦，逗我的吧，我向你学习的地方才多呢。”脸上的笑容挤得都化不开了。老子猛灌一杯水，又准备去接，“大概中午吃咸了一点儿”，就不言语，看两大高手的表演。临要走时，老吴把老唐送至门口，惺惺相惜，又拍了拍老唐的肩和背：“哪里碰这么多灰了，再坐一会儿，怎么着急走了，真是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。”我一口水没吞下去，憋住了。就见老唐回过头认真地对老吴说，不是认真是认认真真地对老吴说：“老吴，其实我早看出你是有真才实学的人，真的，晚上见。”老子终于把那些水吐了出来，没坚持住。

就这一次我问他，我忍不住了，“其实你没必要这样子的，是不。”他

说他知道，但没法，父母送他出来不容易。“我来自农村与你们不一样，你们可以活得真诚些，风险大点儿没关系。但我不行，我得把风险降低一点儿，你想想是不是，我掩饰隐藏自己，投领导所好，尽管一时半会儿不提拔我，但对于领导我总归没什么坏处，反正他也需要我这样的人，实现价值的途径不同，是不。而且这样我的风险是不是降到了最低，你站我角度想想。”确实是这样，存在即合理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。不过，我又问，“你把这些都告诉了我怕我翻你小话？”他又堆满笑容地看着我，“不怕的，相信你不会的，我看人挺准。”我心里一叹，他倒很信任我，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虚伪的人，就像婊子一样互不信任，尽管他们擅长此道。他清醒着呢。

我本来不想告诉他辞职的事，我清楚他的演艺才华，懒得与他应酬。可我还是说了，有时心里明明这样想的，嘴里却明明那样说了。

他反应意料之中，中规中矩，没超出他应有的才华。“你说什么呢，不可能哟，你可不能乱来，老总正欣赏你呢，平起哥，我在你身上学的东西还没学完呢，你再考虑考虑。”

“不说了，我考虑清楚了，同事一场，这支钢笔送给你。”他都夸我这支派克钢笔一两年了。

“真的考虑好了？”他走过来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，“是不是在外面有了更好的发展，到时别忘了关照兄弟一把。”又见笑容。

“不说了，到时再说。”我拿了刚打印出来的辞职报告，站起身来从他背后绕过径直去了总经理办公室。我举手敲了敲门。

“请进，”张总的声音依然沉稳干练。

“张总，你好，我来交辞职报告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，好好的，你怎么了，公司正是用人之际。”

“哦，张总，没什么，我自己有点儿私事。”我撒了个谎，我不喜欢撒谎，平常都撒得不多，但一撒起来就撒得真。

“哦，有事你就去办，我准假，你要多少天，去写个准假条，我准你的假。”他端起茶杯边往嘴里送茶，边拿眼睛看着我说，沉稳精明的样子。

“真的，张总，谢谢你的关照，真的，我不想干了，干得没什么意思。”我说了实话，想收回已经来不及了，我真后悔说了实话不去撒个谎什么的。

“什么叫没有意思，是我管理方法有问题，还是我领导能力的问题？”他有些不解地望着我，神情间有了些落寞。他是有能力的人，而且照我看还会天天地进步着。他时常与我们讲，为人做事应该“一日三省吾身”。可